



# 那年我们十九岁

■ 汽车系 汽 83 | 李劲松

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思绪会不由自主地飘向你意想不到的方向，万千念头之中，常常有一种游戏般的想法，假如时间是可以逆转的，在已经过去的这四十多个春秋，最愿意重温哪一段时光？

毫无疑问的，身心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引向那一段熠熠生辉的岁月，在自由、激情和活力的爆发之中，在生命洪流中无数个片段里，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
## 缘起

初入校园，不知道是否所有人都有传说中的“莫名的兴奋”，我可是心里多少有点打鼓：鼎鼎大名的中国头号学府究竟怎样个做派？仿佛是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，连“能否混得下去”这样的念头都偶尔隐现心头。

坐一路的火车，来到北京，来到清华，巨大的校园，古雅的建筑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陌生的面孔，这一切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其实更像是“不过如此”，但又好像“有些不同”，安下心来，开始去体会那种近似“兴奋”的感觉。

第一眼，清华让我真正惊喜的，并不是壮丽，而是平凡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在看似的平凡之中，开始了真正的壮丽。

## 初见

原来我们这个汽 83 班，共计三十名同学，虽不是来自五湖四海，

倒也南北各半：北京、长春、湖北。初次相识，打量下几位室友，杨斌？北京的，看上去挺正派，应该不错！湖北的鲁伟呢，一开口眼睛笑咪咪的，挺好说话吧！徐晓东、王枫和徐维国三个都来自长春，王枫是有点儿风流潇洒、不太老实的样儿，还行！只有那个名叫“邱少凌”的家伙，人高马大，看上去闷闷不乐，颇似不好相与的样子，谁想几天之后，不知说起什么，该家伙忽然展颜呵呵一笑，那真是怎一个喜笑颜开、山花烂漫，原来如此！别的屋暂时还不大熟，大概那个叫兰青的比较串，葛小晋比较油，刘大智则显然是个活宝……

上课、下课，吃饭、写作业、睡觉，日子一天天过着，很快很快，去教学楼不迷路了，不用早早提前到课堂了，遇见人叫得出名儿了，卧谈会越来越长了，见到刘大智双胞胎哥俩之一也敢打招呼了……最初的拘谨放下，对这个身份便习以为常，上课敢迟到了，作业往后拖了，人人起外号了，新斋也敢进了，大半夜翻墙——进圆明园了……从小到大的重重束缚一层层剥落，随后我们开始一起疯，随后我们开始一起飞扬——平生从未有过的自由扑面而来。

## 自由

自由有多好？肯定比不自由好一点，但究竟有多好？却又仿佛说不出。只好像，某种本来就存在的东西，现在真正拥有了；本来就拥有的东西，

现在真正鲜活了。生命本该如此，生命本是如此。一切不必猜疑，一切自然而然，每个人天性中最活泼的一面泼洒开来，在同样的生机勃勃中彼此激励，彼此促成，形成无法阻挡的洪流，一起盘旋、升腾，每个人都如此不同，全体又如此合一，那是梦寐以求的神仙境界，那是地上的天堂。

我们曾经那么自由地做过什么？说不出，不如反过来讲：想不起那时感受到哪些束缚，或者说，那段岁月离去之后，才痛感消逝的是什么。只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完全不需要目标、不需要成就的存在，在那样的状态下，世界是不同的，荒岛的月夜，一号楼的夕阳……那显然不仅仅是一个“物理”的客观存在，那时的春风是有着独特气息的、是鲜活而灵动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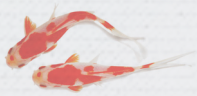
曾经站在二楼的屋顶平台，夕阳下，四处喧嚣不时随风传来，生机勃勃的，忽然风中涌现一种恢弘壮丽的乐曲，一时之间，仿佛虚空破碎、大地平沉，连同自我一起，融化在不可名状的刹那之中……

完全无须追求自由，我们只不过“是自由的”，完全无须去做快乐的事，我们只不过快乐地去做一切事……

## 追风少年

### ——那一段骑单车的日子

见老韩同学来信，提及清华岁月，念念不忘“丢了三部自行车”云云，不由大笑。自行车是那时人人不可少的座驾，难免深有感情。记忆



之中，还能看见，三教前林荫道上的滚滚洪流，何等壮观景象。

当时的我们，青春年少，成群结伴骑车出游，烟花三月，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”，何等潇洒！

我班单车高手当推兰青同学，白袜、片儿鞋、军大衣——一派潮人风范，常以标准的赛车手姿势上阵，低低伏下宛若镜里藏身，远远看去，只见车不见人：车流之中，一件军大衣飘飘扬扬左冲右突，好比长坂坡前赵子龙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更有一次，三教楼前，突遭意外，连人带车腾云驾雾而起，兰同学身在半空，动若蛟龙，一个360度前空翻——抱膝旋下而坐，安然无事。

只不过，虽然众位弟兄们英雄好汉，多数情况下，兰同学那般绝技，是少有人使得出的，夫何故？无他，无闻耳。当时我等胯下座驾之褴褛，那也是非同一般，可与车技成反比。小李同学第二辆车，没骑多久，便转向柱螺柱磨损，车轮不动、车把仍可以左右转过约20度，骑在车上，必须将车身歪斜，车把转到左右空程的极限位置，利用摩擦力，方可操纵，故此只能单手扶把、歪着骑车，少有可驾驭者——曾有同学借用，一路胆战心惊而回，故虽略有不便，但有好处二：不必出借，不怕被偷。遂听之任之。

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难免人人都有丢车的惨痛经历，丢个三部、两部、起码一部，或者中彩如兰青同学，一丢丢个N部半，岂不痛哉？

那年由杨斌同学牵头，几个兄弟与北大几位女生一同出游，一碰面，还没来得及搭讪两句，几位才女就一马当先，早早把我们抛在后面。本想并驾齐驱，奈何车不如人，只能亦步亦趋，看得见人影就算不错。

远望倩影飘飘在前，耳听周围弟兄们的座驾“哗啦、哗啦”声隆隆在后，眼看追之不及，一旁王枫同学叹道：“清华的车太破了！”

### 问天下谁是英雄

自汽83元年以来，天下大乱，诸侯割据，群雄并起。

盟主班长之位，便率先由葛小晋同学占据，随后由张彤同学、杜兴山同学、于秋涛同学、刘大智同学（有言官上书曰尚有王宇明同学、王枫同学等，待考）等等，分别继往开来，改朝换代。而朝堂之外，亦别有风光，传统门派和江湖散人一较短长，一时之间，风起云涌，英才辈出。

例如我朝正统之“学究天人”一派，囊括天下英豪不漏网者，人数最为众多，虽然年年设考，无人不想金榜题名、赐奖学金，但三甲之位，仿佛便常年由郑四发同学、邱少凌同学、徐维国同学等人把持，旁人难于争锋。“奇技淫巧”门下，则首推鲁伟同学一枝独秀：苦心孤诣，于斗室之内、卧榻之旁，卧薪尝胆数日，硬是鼓捣出个国家专利，赐黄马褂，笑傲江湖。“潮流派”掌门兰青同学，看遍江湖潮起潮落，每每独领风气之先，尤于“流行”二字匠心独运，风头之劲，一时无两。杜兴山同学虽不以潮人闻名于世，却慧眼识珠，率先以N

张粮票之资换得“ADIDAS”一双，所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杜同学此番功业，名动江湖，人人称颂，竟尊之以“阿迪”之名。至于“妙语连珠”一派座主，则非邵新建同学莫属，邵公于此道浸淫多年，以成名绝技“金口玉言”行走江湖，常灵机而动、出口成章，每发一语，必传诵一时，刘大智同学、邱少陵同学等亦于此道多有涉猎，不让邵同学专美于前。文坛一脉，有张彤同学以诗仙派传世，杜兴山同学执词仙派之牛耳：当年杜同学手书之《钗头凤》，天人之作，非苏轼、辛弃疾不能过也。再如狂歌派韩永宇同学，于清华学堂，以惊天地、泣鬼神之不世奇功“九个太阳”名震天下，引为绝响。更有余旦珠同学独辟蹊径，于各家各派之外独创“鬼谷”一道，震烁古今。此外如逍遥派张旭、王宇明等人，亦以其博览群书兼飘渺出尘而享誉江湖……自我朝开疆拓土以来，政通人和，风调雨顺，唯蹴鞠场上常有夷人犯境，故有国朝“蹴鞠队”横空出世，叱咤风云，史称“黄金一代”。队中高手如云，各怀独门绝技，尤以兰青同学“动如处子”轻功、及邱少陵同学“巨翼”身法名动一时。自“蹴鞠队”成军以来，南征北战，所向披靡，于奔驰杯大战之中，过五关、斩六将而直捣黄龙，决战时刻，兰青、大智、邱少凌三大高手于万军之中成三才阵势，邱少凌一技绝杀，遂成一代霸主。

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只觉我朝历代人物，风华绝代，千古风流。正所谓：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🔴